



山海经故事丛书

不捞衣衫只捞人

奶妈缘、孝顺笋、徐霞客别母记、书生还珠、珍珠蚌传奇等民间美德故事

本社 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

不捞衣衫只捞人

奶妈缘、孝顺笋、徐霞客别母记、书生还珠、
珍珠蚌传奇等民间美德故事

本社◎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捞衣衫只捞人 / 本社编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4

(山海经故事丛书)

ISBN 978-7-5339-2831-5

I. 不… II. 本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031770 号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版式设计 刘 炜
封面设计 传 薪
插图 宓风光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不捞衣衫只捞人

本社 编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4

字数 61 千字

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31-5

定价 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1 不捞衣衫只捞人
- 11 分嫁岭
- 19 三圣堂佳话
- 25 “扫叶庄”和“踏雪斋”
- 29 书生还珠
- 35 君子渡
- 40 娶妻还妻
- 45 以德报怨
- 47 一父三姓子
- 53 鞋匠护嫂
- 58 徐霞客别母记
 - 一、插插活
 - 二、反穿罗裙倒着鞋
 - 三、大包袱
 - 四、纺棉纱
- 67 廿年媳妇廿年婆
- 70 姑嫂饼趣闻
- 75 奶妈缘
- 79 三秀才赶考
- 82 画师情谊
- 84 问渔亭
- 89 杏婵搬家
- 96 珍珠蚌传奇

- 101 郑公风
103 七月十五供麻姑
105 大儿小儿
109 河边救难女
112 为民剥皮
119 孝顺笋
122 压桑枝

不捞衣衫只捞人

清朝年间，宁波府一带发了一场很大的洪水，淹没了许多村庄。地势低的，只露出一些屋尖和树梢；地势高的，人们也只能爬上梯子暂时躲避。

地处西乡的黄山村，地势比较高，在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，只有母子两人。母亲年过半百，儿子名叫阿新。阿新今年刚满二十五岁，生得英俊魁梧，为人忠厚善良。这一天，母亲把阿新叫过来吩咐道：“儿啊！我们世代穷苦，你又从小死了父亲，靠我摇一条渡船把你拉扯成人。现在发了大水，渡船用不上了，你赶快划一条船，到那地势低洼的地方去看看，有没有落水的人，救他几个，也是我们船家应有的本分。”阿新听娘一讲，连忙回答：“是，是，

孩儿马上去。”说着从墙上摘下橹带，从墙角背起船橹，蹚着水走到门外，在树旁解开船缆，摇橹动身。这辰光，屋里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：“儿啊！这次出门，救人要紧，看到了财物，切莫动心。你要牢记为娘的话：不捞衣衫只捞人！”阿新边摇船边大声回答：“请娘放心，孩儿记住了！”说着，小船飞快地离黄山村而去。

离黄山村二十里有一个乌山村，地势也比较高，山脚下也有一户人家，只一个人，他的绰号叫“三光”。为何叫他三光，说来有个原因。三光家本来还富裕，父母健在时已替他订了一门亲事：对方是黄山村和乌山村之间叫低塘村的一户人家，姑娘名翠凤，相貌标致，性情温和，又很勤劳。可是这个三光，不务正业，好吃懒做，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狂喝滥赌，把好端端一份中等家产，全部败光。父母相继被气死。因而，虽有婚约在手，也无力成亲。此人稍有银钱到手，就喝光、用光、赌光，因此人人都叫他三光。这一天，三光灶上无米，灶下无柴；想去赌，身边一个烂白板也没有。正在发愁，忽见涨了大水，心中一动：对！我正可摇一条小船到低洼的村庄转转，碰碰运气，也许能发一笔横财。想罢就出门摇了一条小船，边摇边唱起小调来：



“七月里来有财星，三橹两橹急急行，茫茫大水谁知情，只捞衣衫不捞人……”

摇了几里路，只见迎面漂来一只大木箱。三光大喜：“运道好，不必起大早，我的赌本来了！”

忽然，从木箱中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呼救声：“前面那位大哥，救救我吧！”三光一愣，连叫晦气。摇近一看，见箱中坐着一个蓬头散发的姑娘，看不清脸面，只见她浑身哆嗦着，一手挟着一只包袱，一手提着一只妆盒，心想：唔，还是有油水的！

“大哥！快救我上船吧！”姑娘惊喜地喊道。

三光眼珠一转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！你先把包袱、妆盒递上船来！”边说边把船靠近木箱。姑娘慌忙递上了包袱、妆盒，三光接过东西，往船舱中一放，拿起撑篙。姑娘正要用手来抓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光用力把撑篙向那木箱一点，狠狠地说了声：“对不起，我养不活你！”就掉转船头，回乌山村去了。

木箱被撑篙一捅，向外一侧，呼的一声，一下子灌进了大半箱的水。那姑娘惊得脸孔发白，大声地叫：“大哥救命！你好忍心哪！”但是三光的小船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时候，北风怒号，水势汹涌，一个浪头打来，木箱就下沉了。眼见那姑娘在水中

滴溜溜地打转，时沉时浮。正当危急之际，忽听水面上一声大喝：“不要慌！快抓住我的竹篙！”姑娘在昏迷中猛然惊醒，见水上有竹篙伸来，连忙一把抓住——她终于得救了。

救姑娘的青年，就是黄山村的阿新。阿新飞快地把船摇回自家门口，从舱中抱起浑身湿淋淋、冻得半死的姑娘，走进家中，把姑娘放在母亲的床上。阿新妈替她换了衣裳，盖上被头，阿新在厨下烧来一碗滚烫滚烫的姜汤，给姑娘喝下。待姑娘暖和过来，一交谈，才知道她叫翠凤，是低塘村人。

这时候，门外进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。那老人叫毛头公公，是本村的长者。因为他年轻时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加上正直善良，好打不平，常常为村子里排难解纷，因此受到全村老小的尊敬。

阿新妈赶忙让座。毛头公公问姑娘：“我听说你的家被大水冲走了，现在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总望这位妈妈能将我收下！可恨的是我家所有的积蓄，被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抢去了。但不要紧，我有一双手，能种田，会织布，我决不自吃你们的饭！”姑娘流着眼泪说。

“放心吧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就让我们在一起过



活吧!”阿新妈爱怜地说。

“对!年轻力壮,何愁过不了日子。今后有什么难事,可来找我!”说罢,毛头公公告辞出门了。从此,姑娘就跟阿新妈睡一张床,阿新就在灶间里搭铺睡觉。白天一块上山垦荒,晚上一块纺纱织布。同甘共苦,日子倒也过得不错。

冬去春来,杜鹃花开满了黄山村山头。一天傍晚,毛头公公又过来聊天。忽然,毛头公公对阿新妈说:“大嫂子!你家阿新已到娶亲的时候了,我看翠凤这姑娘为人善良正直,勤劳俭朴,何不就配与阿新,成为一对,也可了却你一桩心事!”

“我早有此心,只是不晓得姑娘肯不肯。”阿新妈笑呵呵地说。

阿新连连摇手说:“使不得,使不得!我是凭着好心把她从水中救了上来,如果成了婚,岂不要被人家讥笑!”

“这有什么!”毛头公公说,“谁不知你为人淳朴正直,只要姑娘同意,我与你母亲做主,谁人会说你们的闲话!姑娘,你说此事可好?”

姑娘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泪花,难为情地说:“承公公、妈妈好意,阿新哥确实是一个好人。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,论理是再好不过了……”说到



这里，姑娘的话停住了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，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接着又说，“可是，不瞒各位说，我从小已由爹娘做主，出帖许配给别人了。”

阿新妈和毛头公公不由得同时一呆。

“许配哪户人家？”毛头公公问。

“许与乌山村三光为妻。听说此人好吃懒做，败光了家产，气死了爹娘，还听说他性格粗暴，奸诈贪财，我实在不愿嫁他啊！”说罢，又哭了起来。

毛头公公听后，沉吟了片刻，对大家说：“好好的一朵鲜花，岂能插在牛粪上！待我明天到乌山村去打听一下，如果他贪财，我们拼着花一笔钱，把这亲事退了。今天天已不早，大家早点安歇吧！”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毛头公公就来到阿新家，打算到乌山村去。可是，还没等毛头公公出门，门外忽然来了一个人。看此人的穿着、相貌倒也一般，只是两只眼珠骨碌碌地乱转。他喊道：“好个阿新，藏匿我的妻子，该当何罪？”

来人就是乌山村的三光。姑娘一听声音，先是一惊，跑出来一看，不禁突然惊叫起来：“公公，去年大水中抢我财物、谋我性命的就是他！天哪，好狠心的人哪！你还想讨我做妻子，办不到！我死也不会跟你！”那三光却冷冷地说：“这可由不得



你！有道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的爹妈亲笔写的红绿婚书，还在我手里呢！你这就跟我走吧！”

姑娘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跌跌撞撞跑进阿新妈房中，倒在床上。

阿新妈和阿新吓得目瞪口呆，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

这时，毛头公公不慌不忙地踱出茅屋，两眼盯住了三光，厉声地说：“你把姑娘的年庚八字、红绿婚书拿来我看！”三光往怀中一摸，摸出了一张红纸，举手一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还能假吗？可惜我不能给你，你算是她的什么人？”毛头公公也不生气，沉着地说：“我是她的义父，得管她的婚事！”三光有恃无恐地说：“你总不能推翻她亲爹的婚约吧！”毛头公公平静地对三光说：“你放心，既是她亲爹做主许与你为妻，我怎能翻悔？不过在婚事上我应该做主。”不容三光再说什么，毛头公公一字一板地吩咐：“娶亲岂能这样草草率率，我们可要做些准备。现在限你于三天以后，备好花轿一顶，随带红绿婚书，吹吹打打前来迎娶！”三光听听倒也有理，也就看风落篷，说了声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三天后看你逃到哪里去！”说完就走了。

外面的话，翠凤全都听到了。三光一走，她就

急忙跑出来，向公公扑地跪倒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请公公救我！叫我嫁他，我宁死不依！”阿新和阿新妈也跟着哀求。

毛头公公扶起了翠凤，笑着对大家说：“你们放一百个心！我能这么糊涂，把姑娘往火坑里推吗？反正还有三天时间，到时候你们就照我的吩咐办吧。”

眼睛一眨，三天过去了。那天上午，忽听门外吹吹打打，三光领着一顶空花轿来到门口。他手中扬着红绿婚书，大声喊着：“老头儿，快叫你女儿上轿吧！”话音未落，毛头公公从门内踱了出来，沉着脸，慢慢地说：“你娶不成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三光一惊。

“为的是姑娘坚决不肯嫁你，那天你走后不久，她就跳进水塘里自尽了。”毛头公公用手抹抹眼睛说。

“什么？淹死了？尸体在哪里？”三光问。

“你来看！”毛头公公一撩门帘，看见堂屋里设着灵堂，立着神主牌位，一张尸床放在当中。毛头公公一撩帐子，说：“你来看！”三光放眼一瞧，只见姑娘僵躺在尸床上，两目圆睁，满面白里透黄，煞是怕人。三光不禁啊的一声，吓得倒退不迭。退







到门外，定下惊魂，忙对同来的人说：“晦气，晦气！快走吧！”这时，只见毛头公公一个箭步，挡住三光去路，大喝道：“你怎么不娶就走了？不是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吗？那姑娘生是你家人，死是你家鬼，现在你必须把尸首抬走！随后我就到衙门里去告你一状，告你逼死人命，看你如何交代！”

三光一听慌了，忙把红绿婚书往地上一掷，说：“这婚书原不是我的，我也不要了。”说着挥手招呼众人，跌跌撞撞地出村去了。毛头公公并不拦阻，只是捋着胡须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毛头公公弯腰拾起婚书，走进堂屋，撩起帐子说：“没事了！姑娘请起来吧！”随着话声，姑娘忽然从“尸床”上坐了起来；阿新和阿新妈也从房内笑着出来。姑娘感激地说：“多谢公公，好计策！”毛头公公把婚书撕碎，对阿新说：“你们就不用这一套了。拣日不如撞日，就定今夜，你俩成婚吧！”阿新和翠凤听了，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王琯琬 搜集整理



分嫁岭

明朝嘉靖年间，一个秋末冬初的下午，天气阴沉，从黄岩城西门抬出一顶漂亮的花轿，但见妆奁华丽，仪仗整齐，吹吹打打，十分热闹。花轿来到焦坑，忽然下起雨来。过了北洋，旗鼓伞盖全都打湿了，偏偏前面又遇着一座小山岭，于是抬轿的与迎亲的人们就鼓劲上岭。幸好岭头有一个小凉亭，大家就把花轿歇下来躲雨。正在这时，只见对面有一顶青衣小轿，也急匆匆上岭来，抬入凉亭。小小凉亭已被两顶花轿挤满，两家抬轿的与迎亲的人就无处藏身了，于是他们就疏散到附近的人家或树荫下去躲雨，凉亭里就只剩下两顶花轿。

两个新娘子面对面坐在轿内。西边轿内的新娘，



见东边轿内的新娘正在掩面抽泣，看她戴着旧凤冠，穿着旧衣服，迎亲的人寥寥无几，鼓乐只有一支唢呐和一把胡琴，想她定是山村小家之女，嫌嫁娶冷落，不胜伤感。于是问道：“妹妹，今天是我们的好日，你为何啼哭不止？”东边轿内的新娘猛然止住哭声抬起头，见对面轿内的新娘满头珠翠，一身锦绣，就含泪答道：“姐姐哪里知道我的苦处！父亲为我出嫁，负了一身债，听说夫家也很穷，我担心今后的日子怎么过……”西边轿内的新娘听了深表同情，有心为她分忧，无奈身在半途，无能为力，只好陪着落泪。当她取手帕揩眼泪时，不料碰到了身边两只嫁银袋。她高兴极了，便提起一只，向对面的新娘说：“妹妹，我上轿时，爹娘各送我只一只嫁银袋，里面装有压寿银，分给你一只吧！”说着将一只嫁银袋抛了过去，刚刚落在对面新娘的怀里。这一来，对面的新娘愣住了，爹娘送的两只嫁银袋，应该成双成对，怎好分开？萍水相逢，怎好受人家的礼物？她正想说几句感激的话，把这只银袋抛回去，这时，雨已停止，两家迎亲的蜂拥奔入凉亭，抬起花轿，分别朝东西方向急急下岭去了。

原来西边轿内赠嫁银袋的这位新娘叫王兰珍，是黄岩城北王姓人家的独生女儿，今日出嫁到西乡

